

博考文献 去伪存真

——读张新安先生的《血沃三川留英名》

■任 动

被张学良将军誉为“东北飞鹰，空军战魂”的高志航，1937年11月21日，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殉国，年仅30岁。将军的英名将周家口载入了史册，周家口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将军和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在英雄殉国74周年前，张新安先生专门撰写了《血沃三川留英名》一文，既表示对将军的深切怀念和祭奠，也起到了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作用。

《血沃三川留英名》博考文献，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现场，使人物更加鲜明，事件更加具体，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文献价值。

对于高志航的出身，文化界、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高志航“1908年6月12日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县高丽墓子村”；也有人说，高志航“1908年5月14日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一户农民家庭”。张新安去伪存真，在《血沃三川留英名》中写道：“1907

年5月14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贫苦农民高景文、李春英夫妇家‘呱呱’坠地，这个新生儿，就是高志航。”运用文学笔法，写出了历史的真实。

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于7月中旬由原驻地江西南昌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待命，11月21日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殉国。但周家口机场的具体位置，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张新安经过多方考证，指出“该机场位于周口西南角山赶坡，距当时的市区约2.5公里，即现周口市法院对面、周漯路南一带。该军用机场1937年遭日机轰炸后，国民党停止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建为商水县园艺场。”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让后人清楚地知道了周家口机场的原址。

关于高志航壮烈牺牲的场景，不同学者也有多种描述。如“此时

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高志航不顾日机的俯冲轰炸，迅速登上飞机，可刚刚进入机舱即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当即壮烈殉国，时年30岁。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张新安考证的实际情形是，高志航牺牲时“右臂被炸掉，甩离身体约有十多米远”，而不是“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2010年，由朱亚文饰演高志航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远去的飞鹰》，在各大电视台热播。《远去的飞鹰》在表现高志航抗战杀敌，精忠报国英雄行为的同时，还渲染了他和漂亮的白俄罗斯流亡贵族后裔葛莉亚的浪漫爱情。在电视剧中，葛莉亚卖皮货，高志航为了赢得葛莉亚的芳心，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买皮褥子，最终喜结良缘。张新安博考文献，查阅大量史料后认定，实际情况是高志航和葛莉亚“二人都去一家商店购物，葛莉亚只会讲俄语和法语，

叽里呱啦讲了半天，店员也没弄明白她讲的是什么意思。这场景正好被高志航碰上，于是主动充当翻译。此时的葛莉亚正陷入人生的低谷，很是需要精神抚慰和人生寄托，加之与高志航又无语言上的障碍，二人相见恨晚，情投意合，在满洲里私下结婚”。

关于高志航的继任妻子叶蓉然，史料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张新安也进行了认真考证，指出叶蓉然原来是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她是在给空军英雄献花时认识高志航的。婚后生育一男高耀汉，一女高忆春，现均在台湾。高志航殉国后不久，叶蓉然转身改嫁，1990年在深圳逝世。虽寥寥数语，但有始有终，甚是详实。

写纪实文学，的确需要文学技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历史，以事实为根据。张新安在《血沃三川留英名》一文中，表现出的博考文献，去伪存真的朴实学风，严谨的治学精神，着实值得提倡。

诗歌

一根火柴的 海市蜃楼(外二首)

■霍楠因

从上古的时间线穿行到手中
一根火柴的宿命总是怀揣着燃烧
饱满于光荣与梦想的华章
或者从这片星星点点的寥落
到那些灿烂明媚的一座座灯火
一根火柴面对的是一大片黑暗
一根点燃的火柴面对的是一双眼

睛 阅 一双眼睛里浮现起一座座空中楼

离人看到了故乡
孩子高望着天空
月光洒进熟悉的酒窝里
沙漠扬起了胡琴
恋爱的人听到了远在天际的铃声
高空的礼花被同样的时间灰烬所
点燃

某些特定的画面被一一绽放
揭示着什么升华着什么都已成为
次要 有风来造势 这冷漠的铁粗粝的
火石 拇指和食指的动作刚刚完成
它负责点燃的那部分使命
已成为这座城市永恒的图腾
直到低下头颅
躯壳慢慢地弯成一张弓

生活在别处

总是有这样的说辞
谦卑或者喜悦
伴随着感伤的降临

每一双手都有足够的忙乱
像那些重叠着的影像
于每晚的皮影布上
饰演着自己或者他人
醒来或者继续沉睡……

叶子刚落下一片
就在你眼中铺满了
这个秋天不在异乡
却还是特别的短

你没有准备好手套和围巾
却已经等待着落雪的姿势
而初冬的月晕，在夜色里日臻浑

圆 你仰望的角度总伴随着相思

以至于那些纯粹的花香
从左耳漫到右手
却还是念念不忘
另一座城市的
或兰或菊

凌晨四点的街道

四点，一小点城市被鸡鸣叫醒
极浅的光线四下穿射，找寻突破

口 几只猛兽合着眼歪斜在街道两旁
垃圾零散着纷纷摊开了斑驳的尸
身

像被这城市吃掉的棋子 等待浴
火重生

一只花猫开始淘气，它的双臂生
满了肉刺 在春天里日夜疼痛，寝食难安
摩托车呼啸而过，环卫工人刚刚
打了个喷嚏

它与一位诗人的哈欠几乎同步，
又预示了 另一场春雨的喜悦 她的扫把和
她的词语一起

与大地摩擦试图点燃星火 她的
双脚与她的句子

一直在这条街道上前进和丈量，
使得黑暗也悄悄地 加紧了步伐，它的影子被路灯拉

长 长 最终也将与灯光一起消失

那年冬至日

■王紫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了冬至日。

冬至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十四年前的冬至，是儿子出生的第二天。回想那一年，当一个小生命在我腹中孕育时，酸甜苦辣，人生五味俱在不言中。

当初，大学刚毕业的我，还未攒够嫁妆钱就匆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不久，还未存下养孩子的积蓄，我的宝宝便忙不迭地要窥视这个世界。

刚结婚时，我和老公两地分居，我住在单位两间废弃的公房里，老公则在另一座不远的小城市租住一间民房，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六百元。为减少开支，老公很少回家，一天到晚，我形只影单。我怀孕初期，反应很厉害，吃不进喝不下睡不着，每当看到别的孕妇有公婆的照顾，父母的关爱，老公的呵护，便忍不住眼泪汪汪。等我妊娠反应稍轻一点儿，我吃的最多的是馒头加咸菜，那些高营养的孕妇保健品，我从没敢奢想。当时，我心中有个小小的担心，害怕孩子因缺乏营养而不健康。还好，

儿子随我，对生存环境不作一丁点儿挑剔。

那年的冬至前夕，我的预产期到了。我和老公二百三百地凑够住院的费用，剩下了不到一百块钱。老公看我神色凄然，便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脸说：“别怕，有我呢！”其实，我知道，关于钱的问题，他比我更惶惑，冬至日，他是否能安心吃上一顿饺子，还是一个谜。冬至的前一天，我的儿子“哇哇”哭着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为了减少开支，生完孩子，我在医院休息了片刻，便出院回了家。妇产科医生是老公的同学，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和照顾，减免了很多费用，预交五百元的住院费退回了四百元。我高兴地拉住老公的手，说：“这下好了，你可以安心吃顿饺子了。”

我是坐月子的人，按照农村婆婆的规矩，饮食必须是红糖鸡蛋稀饭，其他的暂不能考虑。冬至这天，老公买来肉馅，和婆婆包起了饺子。等热腾腾的饺子出锅后，老公关紧房门，瞒着婆婆，偷偷地把一个个饺子塞进我的嘴里，同时还调



侃道：“你吃了，就等于宝宝也吃了，这样我就放心了，你和宝宝的耳朵今年保住了。”

虽是冬至日，那天的天气却极好，阳光透过窗玻璃射进屋里，温

和地洒在我的床上，柔柔的，暖暖的，热气腾腾的水饺冒着乳白色的烟雾，袅袅的，轻轻的，我贫寒的小屋霎时充满了温暖。

散文

姥姥的作文

■顾振威

夜已经很深了，在如豆的煤油灯光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作文书。

姥姥推门进来，她挑着小桌上的煤油灯，一脸慈祥地说：“快点睡觉吧，别熬坏了眼睛，用坏了脑子。”

“这是我从小亮那里借的作文书，我们班就他这一本，他天明就该跟我要了。还有一篇就看完了，你就让我看完吧。”我恳求姥姥。

“我不让你看，学习重要，身体更重要。”姥姥口气坚决地说。

“不让我看完我决不睡觉。”我知道姥姥最疼我了，只要我坚持，她准会作出让步的。

“你还有哪些没有看完？我给你抄下来。”

我扑哧一笑：“你已经71岁了，斗大的字不识一升，怎么抄？”

“姥姥纳过鞋底，绣过花，做过衣裳，剪过窗花，人人都夸姥姥心灵手巧。不就是跟蝌蚪一样的字吗，抄字哪有绣花难？我能把它们抄下来。”

我揉着红肿的双眼，指着最后两页说：“还有这一篇没有看完，你要能把它们抄下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

姥姥双手捧着作文书、小字本、书写笔，颤巍巍地走了。

呼啸的北风无情地抽打着光秃秃的树枝，天地间冷得跟冰窖一样。我蜷缩着身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喊我起床吃饭时，姥姥仍然戴

着老花镜。她把抄好的作文递给我，难为情地说：“真是眼高手低啊，没想到抄一篇文章这么难。老了，手脚不利索了。你看我抄的像不像？”

尽管字体有大有小，笔画曲曲弯弯的，但我还是能认出姥姥抄的字。

看到姥姥花白的头发，红肿的双眼，佝偻的腰身，我发自肺腑地说：“姥姥，谢谢你了，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学习。”

姥姥哆嗦着嘴唇说：“你别谢我，要说感谢的话，我真得谢谢你。”

“谢谢我？你供我上学，给我做饭，给我抄作文，你为什么谢我？”

姥姥哽咽着说：“自从你娘过世，姥姥哪一夜睡好过？哪一夜不是睁着眼熬到天亮？给你抄作文，姥姥有事做，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姥姥没感到夜的漫长……”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仍然会背姥姥给我抄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时至今日我仍清清楚楚记得这篇文章有489个字，34个逗号，15个句号，1个破折号，3个感叹号。

姥姥贫寒一生，她想吃的东西应该很多很多，我说过她想吃啥我就给她买啥，但我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当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姥姥已经静静地安睡在了村子北边的松树林子里。